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三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鼎叔父重訂

唐

陸宣公贄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旣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宋王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

廢任莫追于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于將來用
宣公語意
李晟收復京城。朱泚亡走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
露布上行在畧曰逆賊朱泚委身凶德。假翮奸徒。
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宫
闈。散作句始之妖。孛于躔次。末云臣以肅清宫禁。
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及此感涕失
聲。左右六宫皆嗚咽。論者以有唐一代捷書露布。

無如此者
章皐破吐蕃露布亦是于公興代作通篇用成句
妙絶其文云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
華師直爲壯曲爲老又云懷梟獍之逆心侮天
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惟揚
又云夷德無厭弗悔禍金之舋楚氛甚惡輒興衷
甲之謀蠢爾爲讐整居匪茹又曰盍窠匿於龍荒
復虔劉於隣塞戕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

洗靡室家不遑處又云鳥讐撓其心腹回鵲撟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又云九攻九郤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穹廬魚潰甌脫兎犇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僇區彈域滅汔閒智臧之降末云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

何力焉
扶風郡掘地得金盞甕子于公異狀進云表孝通
誠美已彰于盈缶微神錄異慶常美于化鈞況其
賦質堅剛鑄形盞甕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歡
樂之符時佇休明潛燿久同于甕礫道合交泰成
器堪佐于尊罍
德宗朝制誥闕人時有與韓翃同姓名者中書具
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

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蓋翃在幕府久諸藩牋表多翃之筆帝素知其名也嘗爲田神功作謝茶表云榮分紫筍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高仲武謂翃一篇一詠朝野珍之爲多士之選云

元和初牡佑爲司徒年過七十猶未請老裴晉公度時知制誥因高郢致仕命詞曰以年致仕抑有

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佑也
元和九年裴晉公爲御史中丞十年遷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昌黎愈時知制誥代爲讓
表云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
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巳又
曰受恩益大顧巳益輕於裨補無涓涘之微而謗
謗有丘山之積又曰豈意陛下擢臣于傷殘之餘
委臣以爕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

舉伊尹于庖厨高宗登傅說于版築周文用呂望于屠釣齊桓起甯戚于飯牛雪耻蒙光去辱居貴以令準古擬議非倫晉公覽表大喜遂不復更一字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以玉帶賜之公臨甍却進使舊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口占奏狀云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不亂

昌黎爲宰相賀雲表曰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于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將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昌黎爲袁州刺史有慶雲見州西北至暮方散乃以表圖稱賀云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狗日增麗浮空不收旣變化而

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時元和

十五年六月也

舊大朝會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

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謂之南宮舍

人柳河東宗元在儀曹表文多出其手賀册尊號

有云潢汙比陋河清幸遂于千年塵壤均微山呼

願同于萬歲其自叙處揷入䂓意妙哉句也凡此

樣表必有此樣句乃能動人

唐初沿六朝綺麗之風賓王輩四六聲悅寔工丰骨稍掩至河東始麗以則賀甘露表云朝光初燭方湛湛而未晞晨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氷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金莖玉露只在河東公唇吻

河東賀雨表凡五有曰宸衷警惕已矯御天之龍聖謨既宣遂洽溥泉之澤有曰布濩垂陰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俱深有曰未成旱漢

之虞巳積幽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躋于南山百穀仰榮雱霈遂霑于東作有日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油雲四合膏雨溥周農壤遂一于肥磽滲漉普霑于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目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初若灑于上宮遂滂霈於率土殷后徒勤於自剪周公空媿於舞雩昔人謂子厚諸山遊記將炊物

俱說活了觀諸表說天人感應處若有聆蠁信筆端巧奪化工矣

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產嘉瓜二實同蒂觀察使買全進圖宣示百寮河東表賀曰質惟同蒂見章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五色稱珍東陵咏嘉賓之會未聞感通若茲昭著者也

河東又有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

日天地非遠齋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

表異靈化非常敷彼清光微佛書而尤絕成其嘉

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

白質乘秋果應于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于土

德況復邦畿之内雨霽必時宿麥大穫嘉穀滋茂

和風孕玉靈氣陶蒸是皆發自聖心達于天意周

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青蓮合權

蓮子瑞之小者宿麥穫嘉穀茂瑞之大者篇終及

之有旨
河東進瓷器狀云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所進陶器耳而文雅乃如是
唐制四月一日内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百官各有差王維詩云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欄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内熱大

官還有蔗漿寒子厚爲武中丞謝賜表曰使發九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盈背而外被恩光適口而中含渥澤此數語與摩詰詩並膾炙人口

子厚在柳州得進奏官狀逆賊李師道就戮淄青悉平恩制大赦爲表賀曰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五兵永戢七德無虧含生仰堯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寢息已

翚翠華之來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為裴中丞表賀赦日虞廵可復告成將慶于岱宗漢典方興講禮再榮于闕里謹已施行郡邑宣示單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

宋延清之問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云足臨鯀壑未偕聞龍之憂首戴鰲山豈喻承恩之重柳子厚為樊左丞讓官表亦有云泛大鯨之海但覺寬

搖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張燕公謝衣藥表有云當禫從服轉承直吉之衣宜肆典刑反加有喜之藥令狐楚謝春衣并端午衣物表亦有云罪當禫帶忽頒御府之衣憂可傷生重延長命之縷柳語全出于宋令狐語全出于張

令狐楚爲太原從事自掌書記靈武破吐蕃楚表賀云伏惟陛下臣妾兆人庭衢六合濵波靜息車軌混同萬里清平三分底定兵旣落于天上虜乃

陷于轂中。銜口之馬償車而縶者千蹄。辨髮之人。輿尸為俘者萬指。遙知水赤。坐想風腥。又恩赦表云。幽室盡曉枯條遍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飛鳥飛舞。楚才思俊灑。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稱之。

令狐楚自河南召入至闕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旅。屋毁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慮馬死帥或加罪狀。請一字為據。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

師唯恐傷人屋倒閭鄉常侍豈宜問馬將䝟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

唐京兆府解送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小宗伯倚而選之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試牓云特加試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常年以清要詩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惟盧弘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有馬植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

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自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楚大服其精當遂奪弘正解頭後弘正自丞郎使判鹽鐵俄為植所據弘正以手扎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遺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扣門試官令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彝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彝奮筆

斯須而成響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兆日喬奐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也

明皇晝寢夢有藍衣鬼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上帝命我除虛耗之孽帝覺乃命工繪像歲盡以賜羣臣後因爲例劉禹錫謝賜鍾馗并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律曆敬授四時施張有嚴既增門戶之貴動用叶吉常爲掌握之珍

唐宋皆有賜錢檛故事吳仲卿爲相受賜神宗酬賚賜內臣五千明年復賜吳戭同列曰一檛足矣皆大笑

長慶初幽州軍士作亂部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元稹行制曰朕以遼陽巨鎭自我底寧姑欲撫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撓政行私虧恩剝下過爲掊楚妄作威靈不均饗士之羊但養乘軒之鶴致之撓變職此之由不

有將材孰戀兒戲唐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
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此制
可謂明見萬里之外
憲宗采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
序寫于屏風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表賀白居易有
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
用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
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

之象。又曰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亦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表賀答詔勤渠如此。亦幾于叢脞矣。

白樂天甲乙判凡數十條。按經引史。比喻甚明。此洪景盧謂其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怒曷陟屺之無情又辛夫遇盜夙求殺盜者許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寃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又丙居喪年老毁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恐之丙妻有喪丙于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于鼓鐘好合有傷于琴瑟既愆夫義是棄

人喪儼麻縷之在船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
汝安乎丙請預附馬所司糾云丙庶子也且違格
令升家長罪不伏判云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
簫之匹雖則未獲眞人預傅粉之郎豈可濫收庶
子況姻連天族榮冠人倫嗣旣異於承祧禮難當
於釐降甲夜行被執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
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
宜子候朝胡不退而假寐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

父告饑以餉餽之乙怒出妻判云夫也登深盧彼
方期相敬如賓父今念切嚚然旋聞受哺于子義
雖乖于齊體孝則見于因心盡嘉隊岵之仁翻肆
送畿之怒孰親是念難忘父一之言不爽可徵無
効士二其行丙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
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
靡適從庶可同於來緼丙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
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丙不

伏判云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傾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莫其言遂獲免糊以行詐論華況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頴川洗耳堯亦存而弗論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皆不背人情合於法意眞老吏判案若金粉淋漓又其餘事耳

李程初試日五色賦先牓落矣楊於陵遇程於省門詢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謂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𨒂於故冊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携詣主文給以舊題舊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塲中若有此賦何以待之主文曰有卽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苟如此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令取落卷而對不差一字主文致謝於是擢爲狀元前牓已出重收程後出鎭大梁聞

浩虛舟應宏詞復試此題頗慮浩愈於巳專馳介取至將啟緘色尚不豫及覩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端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杜樊川牧四六多雜散語惟宴畢殿前謝表最謹嚴其文云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甕食罩雕盤列圭

紐以成行酌金罍以爲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

武宗素重封敖拜爲翰林學士敖搆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以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以爲不可惟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深賞之封衛國公爵太尉其制語有遏横議于風波定奇

謀于掌握逆願潞兵壺關晝鏁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例出徵往慶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掖曰陛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遺掖

李贊皇嘗在宜春盧肇以文見知肇工于賦咏見有舞柘枝者賦云胡瑩隋蛇熠熠泛蘭之露稍栩莊蝶翩翩狎蕙之風牛奇章亦重其文嘗延于中寢會侍姿沐髮方揉鬌掄斂奇章曰何妨一詠

雖郎應聲曰神女初離碧玉堦。彤雲猶擁牡丹鞋。
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纖手整金釵。
令狐綯是楚相之子。宣宗朝亦大拜。謝賜口脂紫
雪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雲花之狀。臘當
喉舌。雁效魯廟之三緘。任在變調。請獻謝連之六
出。人以爲得宰相體。
李商隱初不喜對偶。從令狐楚學。遂以駢奏見知。
有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云三梁路阻。九嶠山遙。

浮江過楚澤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遐思白烏率
颺音于周圍之中遠羨仙蓂永固本于堯階之上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云春違軒鏡幾落堯蓂比
闕葵以自傾葉唯向日羨海槎之不繫秋則驚天
商隱又有爲滎陽公端午謝賜物狀云五神定位
祝融司長養之功六律鈞和蕤賓有酬酢之義故
節推戴禮目著漢儀彼艾人遠具於歲時角黍近
標于風土乃耆舊傳聞之末亦君親慶賜之原木

云況又將以朱絲縈諸畫軸用襯故紙兼續殘齡參自微臣頒流諸校輸躬被寵全踰錫帶之榮觀物傳輝寶勤請纓之思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云

溫庭筠才思豔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爲溫八吟李商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何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溫庭筠過宣宗于逆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叅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後光啟中庭筠子憲爲山南李巨川草薦表盛述先人之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人多憐之

宣宗舅鄭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

白屋同愁。已失鳳樓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男作左右對掌書記田紳上欲以翰林處之論者以不由進士科又無引援乃止咸通間劉瞻爲荆南節度使時溫璋貶振州司馬仰藥卒章保衡與路巖共譖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

崔沆及第年爲主司錄事同年豆盧瑑甫近關讌堅請假往洛下拜慶及同年讌曲江瑑以雕幰載妓微服[illegible][illegible]縱觀其側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攙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王徽在中書五年後繼盧攜爲相只一日及除昭義節度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月台司未展致君之懇時田令孜聞黃巢已

入關。乃歸罪于盧攜而寫王徽裴徹。是日巢入長安。僖宗幸蜀。

裴徹自賊中赤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陳敬瑄迎帝請幸成都。進爵太尉。賜鐵券。其文曰。烹巨鰲者。非大于滄海。斬長鯨者。劍倚于青天。旣立異勳。宛俾殊寵。朕親駕褒斜。省方邛蜀。匍匐而來迎鳳輦。驅馳而速建龍宮。致朕身安。由卿忠

誓。今賜卿鐵券。赦其十死。望泰山而立誓。黃河以爲盟。山無盡時。河無竭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永遠貴昌。並皆如此。此冊龜筆也。然父子豈必皆賢、世降宜有等殺。免其十死。則亦何所不至。唐制如此、藩臣烏得不亂。

按敬瑄令孜兄弟也。僖宗善擊毬。令孜使敬瑄擊毬得第一。鎮西川。後令孜得罪。亦被流。會昭宗立。不奉詔。令孜自出監西川軍。又召王建。激

之亂建康請殺二人不許乃使人告赦瑄作亂令孜遣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于閫外。先機恐失于彀中。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德宗朝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遂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僖宗朝有蔡幇

王者出入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翰玉巳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翰玉準敕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翰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畧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盧光啓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一事，別爲一幅，朝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其族弟汝弼爲濬出征判官，傳檄四方，有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自謂人曰，天生赤

子朱邪供我之筆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
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集羅隱
湘南雜藁皆有之故韓昌黎送石洪河陽幕府序
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
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只以空文假行遣也
錢武肅鏐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前件官
備索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克循廉

謹之規倘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將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倘閑佐理之能豈悋超昇之獎此牒當時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然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羅隱初遊京師不遇歸謁錢武肅辟爲錢唐令尋掌書記時鏐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隱隱曰是自買征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

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姬昌半字右則虞舜全文京師稱爲諸鎮第一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黄文江潛亦以此擅名賦唐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顔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叠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羽衛參差

擁翠華而不發夭顏愴恨覺紅袖之難留神仙表
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巳沾濡而不及六馬
歸秦却經過于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愴于平生又
賦景陽井云理昧復隍處窮泉而詎得識乖馭朽
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于秋風碧浪
無情寧解沭傳于夜壑荒凉四面花朝不見朱顏
滴瀝千尋雨夜空啼碧溜莫可追陪玉樹之歌聲
邈矣最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又賦館娃宮云

花顏縹渺欺樹裏之春風銀焰熒煌掛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擁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又賦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又賦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又賦白日上昇云被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嫦娥之奔月非優凡此十數聯皆研確

精微當時傳誦

黄滔為王審知推官將知遺之魚徐寅代為謝牋曰銜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彫盤便到馮驩食處當時亦大稱之

寇豹謝觀同在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僕已擅名海内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

思雁聲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
時血流漂杵觀大駭服
楊用修與諸才士宴集偶談及此一客效之作
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
來九年閉目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照或謂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

跡且燎原事與但畢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用修謂日血日火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光洞庭。淵明之毀落英。霜消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況余居堯山堂與家兄春甫後談及此春甫應聲曰驪

巘成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成陣。風羅栢府之旁。洗硯而墨池渾。迴車而耘林暮。並不作黙鬼

簿語因相與鼓掌大噱

潤州金山寺居大江中張祜孫魴留詩爲第一張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魴詩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

吳 木石居藏板

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舫初避亂依鄭谷于宜春。頗爲誇掖、後有能詩聲。終于南唐、舫父畫工也。王溆爲中書舍人、草舫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舫終身恨之

韋莊唐末舉進士、李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辟爲掌書記、時一縣宰乘時擾民、莊爲建草牒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時以爲口實

後唐莊宗滅梁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因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窻賦云一簇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扉歘飛類化作鵾鵬之後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

江文蔚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

沅吳丞範湯鵬范禹稱五人爲學士范初冒張姓後入蜀有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此語姝露然殆有所本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來邉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譏者謂公雖襲用古人

全部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擴竊也

木石居精校八朝偶雋卷之四

句吳蔣一葵仲舒父原纂
吳興茅元銘禹叔父重訂

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爕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于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終身不獲大用

陶穀使江南日韓熈載遣家妓奉盥匜及旦以書謝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熈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陳希夷摶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隱華山晉漢以後每一聞革命顰蹙數日及聞宋祖登極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平興國中嘗兩入朝皆以賓禮見後再召乃表辭云九重仙詔休教彩鳳銜來一

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帝深諷之
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謫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
張洎在江南李後主時爲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爲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答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

爲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于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頡利求降且復謀亂。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鞲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

王元之謫居黃州。後徙蘄。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報。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踰年果卒。

杜詩莧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

王元之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抛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

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于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畝酸文舉世傳。

眞宗每賜進士第必召高等數人視其器識察其形神取其文詞有理趣者始擢第一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

大中祥符間龍溪邑民于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

一圍濶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漳州守王晃列表以進其畧曰吐非蛇口產異蚌胎熒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內含於星彩遐稽信史逈殊照乘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媚川之色表出一時傳誦稱其妙絕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久之作陳情表叙策立之勞有云臣有彌天

之罪亦有彌天之功乃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作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谷春生于腐草廢爐暖發于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溝壑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

丁晉公南遷時作南嶽齋疏文有云補仲山之袞

雖罄一心調傳說之美難諧衆口後人改云雖曲盡于巧心終難諧于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于補衮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于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

丁晉公進新茶表云産與金沙名非紫筍江邊地煖方呈彼茁之形闕下春寒已發其甘之味有以少爲貴者焉敢韞而藏諸見謂新茶蓋遵舊例

李後主歸宋後乞潛慎修掌記室慎修李氏之舊臣也其表畧云非因先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楀元楀方在㓜年于戕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鋹曾乞得廣南舊人洪佩令來已蒙遣到徐元楀其潛慎修更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亡無日豈敢別生僥覬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奉聖旨光祿寺丞徐元楀

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處後楊大年億作慎修墓志云俾事舊君是爲上介恩喬木于故國尚見世臣曳長裾于王門兼掌記室。

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人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以馬革褁屍死而後已。

楊文公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草既入眞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

鄰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氣性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毋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啟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毋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啟與親知云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闗

弓而相躲當事諸人益惡之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而公自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知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改之
鄭戩知開封府又知杭州及知長安謝表曰聽嚴城之更鼓未卜何辰植勁栯于雪霜更觀晚節上曰戩器識英豪朕欲用爲筆相故詳試于外也
天聖中劉子儀筠有賀五王出閤啟其間一聯隱

用五字甚佳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椒蕚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

范希文仲淹少時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内淹成碧緑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世味故得虀之妙處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爲藻鑑倘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其有將相器

公又爲水車賦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謂水車雖施于旱不旱則無所施公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警眾加進擢晏靜則置而不問與水車何異

范希文少孤隨母適朱氏因冒其姓登第將名朱說後復姓謝表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強秦入境遂同于張祿用翕雖事精切如此

范希文謝賜鳳茶表云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

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清爽。袪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良藥。飲代凝氷。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

韓魏公琦謝除使相判相州表云。宰職糜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公本相人。自宰相出判。故云。

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後除樞密使

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乃出知隨州謝表曰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朝廷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夏英公竦辭免起復奏使契丹表畧云頃歲先人沒于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恐聞禁侏之音又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壁之貧如獲萬金

之賜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日禁休此以生事對熟事也歐陽公修甚稱之後作歸田錄改云義不共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恐聞夷樂之聲是時文章方掃除五代陋習故英公此等語見稱于時自是而後四六之工蓋什伯于此矣

陳恭公執中素不樂歐陽公共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歐公還朝爲學士陳爲

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公嘗草制。陳自謂必不得美辭。至云杜見邪揚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深知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歐陽公乞休致表曰。俾其解組官庭。還卓故里。披衰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面歎其雅致平淡者。公曰。尚不如老蘇秀才

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求。蓋老泉賤中語、公甚愛之。

宋朝百官致仕。宰執換東宮官。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其謝表曰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清名。自是以爲例

宋人四六以楊大年劉子儀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然其弊類俳。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

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于職當作亦不爲作其亳州謝上表云昨怨出仇家搆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又乞致仕表云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官學未免饑寒不自意于遭逢遂進階于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

難勝之任用竊踰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于機政即願謝于軒裳諸表既去暌違與楊劉自是迥別

景祐初張唐卿牓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云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雖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日後世得不詒其子孫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别進云久淪嵒穴夙蘊經綸鸞遷未出于喬林鶚薦屢光

于鄉校繼嚮誠嚮于遠到搏風勉屈于畢飛上顧悅

錢希白易子彥遠明逸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日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鄭毅夫獬少年自負監中送以第五意甚不平其謝主司啟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

第五。

鄭毅夫久負魁望。滕元發甫名亦不在其下。及廷試圜丘象天賦。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賦破。滕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鄭云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滕嘗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畎畝愛君。咸務積年之學。及唱第。鄭果第一。滕第三。鄭却無陞謝之備。遂爲滕記、

神宗首用富鄭公弼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

館大學士也。制乃鄭穀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而待命。穀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草制。其末曰上寅亮于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

安于兆民外鎮撫于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

富彥國辭起復表云況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輔聖明之期安有廢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陛下馭國之方盡欲不遺于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必恐有誤于蒼生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觀未還假此充員豈堪應務伏望日月臨照天地包容盡毋氏平生之恩憐人子罔極

之苦曲矜末志得滿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于潸壑清光咫尺終期伏望于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富鄭公居洛文潞公彥博等用白居易故事就鄭公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鄭公在筵潞公請范純夫祖禹作致語曰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鄭公大喜

熙寧間鄧溫伯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

詖私譎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四句一字不着安排眞大方語也王荆公安石退居金陵屢用之賀冊皇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有儆戒相成之道王介甫賀生皇子表云鳧鷖之雅婦于神祇芣苡之風燕及黎庶兮韡嗣燕禖之報旟旐仍羆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蕃此數語驟而視之如布帛菽粟只在目前徐

而察之。若規矩范型不可增減。所謂風行水上不求文而自文者。

許貳卿奭丁難服除入朝謝啟曰終三歲于寧之制。于寧二字或謂即喪與其易也寧戚殊無意義蓋漢詔士大夫遭父毋喪者。于寧三歲。即假寧之寧。假之治喪耳。王荊公謝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卞傳宣撫問表曰飭毉遣使。已叨訓免于禔身。輟侍與寧。重累顧哀于慈子。正以與寧爲給假

也。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寳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為不及。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歳又修婚姻之好熈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樞密使副又薦代已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

荆公論事所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言荆公家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熱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身。忠每懐于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矜憐之至。況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而離明昭哲于隱微。解澤頻繁于疎遠。所謂邇言易間。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于位。公作挽

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
之絳爲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
愼選翰林學士時厚之久在外老于從官荆公對
曰有眞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
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
爲制誥何如荆公曰陛下果不能用耳况巳作龍
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徑除翰林學

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啟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衮繡之歸徒深引脰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詩之警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

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于麻辭中道朕勿令更辭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

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嘱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㨿智窮于測海。蚊力困于負山。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陞潁州為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

畧曰壽土立社。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修舊服

元章簡公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鵷聯之列。歲時牛酒。尚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關之門。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郡。謝子者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均豐草之甘。倦鳥將雛。

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誦又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其腦詞若礪與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猶病其先後失倫云歐陽公致仕表有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于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于靈沼元厚之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翯翯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既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

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于君父也。蘇轍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口華明潤用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

諫臣被黜到任。謝表往往詆訐。熙寧三年傅獻簡堯俞言新法不便。謫知和州表云。以臣性本天成。惟朴忠之是狥。謂臣官有言責。盡去就之當然。人以爲得體。

劉丞相摯。舊以詞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溫潤閑雅。

其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靦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懽欣又云部令明具止于奉行德澤汪洋易于宣究人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

劉莘老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于士論此眞罷相表也

劉丞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徼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挺之自禮部侍郎除中

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語俱莊雅可誦。

劉斯立跂。丞相長子。賢而能文。丞相謫死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斯立以啟謝執政。畧曰。晚歲離騷。難招覊于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于故人。用李衛公夢于令狐綯乞歸葬。精爽可畏。故事也。

一本晚歲離騷冤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

話于故人

王文恪公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啟畧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于壯夫血指汗顏斲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妨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不敢願也用事親

切類如此。

賜生辰器幣起于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之。自是執政爲例。王華陽珪居政府日久。生日禮物謝表最多。有云記犬馬死生之日。知有感于劬勞。推君臣同體之心。欲俯均于憂樂。或謂以犬馬對君臣未安。又有云祿不逮于養親。空懐永世之慕。忠可移于報主。何惜一身之捐。又有云筒衣出賜。衰微不稱于身章。鹿

乘分班勉強自慚于鴛力又有云餼羊豐碩蓋使
知自養之榮醪酒吉清又將家旣醉之福隆漢家
推食之惠增周室錫朋之休又有云良金燭乘巖
寶勒于天駒藻帛絢文雜華章于笥服拜漢庭之
寵雖慚稽古之工報周雅之章願上如岡之壽數
篇命意措詞並無一雷同者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叙顥氣肅乎西成
珠緯纏空祥輝麗乎南極乾文燁潤宵景澄夷又

曰薦人君之壽旣稽元命之圖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

四六貴出新意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鳳飛銀漢雖閟景于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于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兎罹矰繳之施野渡舟横無復風波之懼呂大尉謝賜神宗御集

表云鳳生而五色帳丹穴之巳遂龍藏乎九淵鸞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烹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元發立成其警句云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兎之頭即日傳播諸郡

上官桀傳逐鹿之犬豈顧卯二字出此按天問實有顧兎在腹之句

滕元發賀呂正獻公公著拜相啟云玉横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

郎故云亦蒙眞授也

滕元發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為帥後中飛語再謫知筠州托汝陰王公經之父撰陳情表自辨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汝陰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偕何洵直同曹聞公得湖以詩賀回清風樓下雨

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
裡謫仙人蓋公初第即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
道辟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
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
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元祐中汝陰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

董宸沅邊事辟汝陰通判沅州汝陰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啟謝君益日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孫公素貢除河東轉運使託汝陰代作謝表盡河東堯故都之地日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與情百樂與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末篇乃寓忠孝之意也

汝陰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

邵餗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汝陰以啟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並與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陝移鄧之啟也

顧敦詩起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汝陰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啟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汝陰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大恍惚

聊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絶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遥連

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傲同官爲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敘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

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吹鹽虀鍋措大。其人應聲對

日善飡倉米老衙官。